

气候 风暴

气候变化的社会现实
与终极关怀

全球变暖的后果愈益展现。我们愈益需要面对和研究的就是失败的社会。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失败”。这时人文科学的作用便日益凸显。本书将气候变化作为气候文化问题加以论述，超越自然科学的视角，将气候问题的分析扩展到文化、社会、政治、法律、心理等深层领域，试图寻求人文科学意义上的解读和突破。

未来译丛

Klima Kulturen

Soziale Wirklichkeiten

im Klimawandel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尔
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
达娜·吉泽克/主编

金海民/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气候 风暴

Klima Kulturen

Soziale Wirklichkeiten

im Klimawandel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尔、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达娜·吉泽克 主编
金海民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 Title: Klima Kulturen

edited by Harald Welzer, Hans – Georg Soeffner, Dana Giesecke

2010 © by Campus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 – 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候风暴:气候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终极关怀/(德)

韦尔策尔,(德)泽弗纳,(德)吉泽克主编;金海民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17-1728-3

I. ①气…

II. ①韦… ②泽… ③吉… ④金…

III. ①气候变化-影响-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IV. ①P467 ②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927 号

气候风暴:气候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终极关怀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7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巴蒂斯 (Ulrich Battis), 教授、博士、名誉博士, 柏林洪堡大学法律系国家和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退休教授、博士, 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迪特尔·比恩巴赫尔 (Dieter Birnbacher), 教授、博士, 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学院讲授哲学, 法兰克福叔本华协会副会长, 联邦医师公会中央伦理委员会成员。

迪佩什·查克拉巴提 (Dipesh Chakrabarty),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2008 年至 2009 年担任柏林科学院研究员。

拉尔斯·克劳森 (Lars Clausen), 退休教授、博士, 基尔大学社会学教授, 1978 年起为斐迪南—特尼斯协会会长, 联邦内政部保护委员会成员, 2003 年至 2009 年为该委员会主席。

安德烈阿斯·恩斯特 (Andreas Ernst), 教授、博士, 在卡塞尔大学环境系统研究中心讲授环境系统分析。

达娜·吉泽克 (Dana Giesecke), 社会学硕士, 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德国社会学协会 (DGS) 办事处负责人。

米夏埃尔·哈格纳 (Michael Hagner), 教授、博士, 在瑞士理工学院 (ETH) (苏黎世) 讲授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卢德格尔·海德布林克 (Ludger Heidbringk), 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在维滕—赫尔德克大学讲授企业社会责任课程。

贝尔恩德·洪格尔 (Bernd Hunger)，哲学博士、工学博士，自由职业城市设计师、城市社会学学者，德国房地产企业联合会 (GdW) 咨询师。

乌多·库卡尔茨 (Udo Kuckartz)，教授、博士，马堡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主持方法与评估研究组 (MAGMA) 的工作。

弗朗茨·毛厄斯哈根 (Franz Mauelshagen)，博士，自 2008 年起为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研究员和研究重点课题气候文化的协调人。

迪尔克·梅斯纳 (Dirk Messner)，教授、博士，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联邦政府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讲授政治学。

尼尔斯·明克马尔 (Nils Minkmar)，历史学家和报刊作家。1999 年至 2001 年为《时代》编辑，此后为《法兰克福汇报周日刊》副刊编辑。

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尔 (Christian Pfister)，退休教授、博士，2009 年前在伯尔尼大学讲授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

比尔格·P. 普里达特 (Birger P. Priddat)，教授、博士，在维滕—赫尔德克大学经济系讲授经济课程，2007 年至 2008 年任该校校长。

托马斯·施尔恩 (Thomas Schirren)，教授、博士，在萨尔茨堡大学古典文学系讲授语文学，在古代科学系讲授“效应历史学”，是修辞学研究所的负责人。

英果·舒尔策 (Ingo Schulze)，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亚当和伊夫琳》(2008 年版)，散文集《我们想要什么》(2009 年版)。自 2007 年起成为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和柏林艺术学院的成员。

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 (Hans - Georg Soeffner)，退休教授、博士，在康斯坦茨大学，教授普通社会学，为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研究员和理事会理事，自 2007 年任德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哈拉尔德·韦尔策尔 (Harald Welzer)，教授、博士，埃森文化

科学学院 (KWI) 跨学科记忆研究中心主任，在维滕—赫尔德克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

维尔纳·维尔肯斯 (Werner Wilkens)，社会学硕士，德国社会住宅发展援助协会 (DESWOS) 干事长，参与在亚洲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相关共同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译者序：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

《气候风暴——气候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终极关怀》是由德国埃森文化科学学院主持编辑出版，由德国著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化科学学者担纲，从文化视角论述气候变化的论文集。法学家乌尔里希·巴蒂斯教授、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哲学家迪特尔·比恩巴赫尔教授、经济学家比格尔·P. 普里达特教授、政治学家迪尔克·梅斯纳教授、历史学家尼尔斯·明克马尔博士、心理学家乌多·库卡尔茨教授和气候文化学者弗朗茨·毛厄斯哈根博士等学者从各自的新近研究成果出发，阐发了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的紧密关系：气候变化为何不可避免地必然导致文化变迁；在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当今和世代公平、责任伦理、法律、建筑和城市规划诸问题；气候变化中的赢家和输家，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以及如何摆脱挥霍浪费的当今主流文化的路径……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吸收了各自学科的相关最新成果。故而本论文集对了解欧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化科学学者对“气候变化”这一课题的观点和研究发展沿革提供了较全面的基本材料。德国《心理学今天》（2011年4月1日）评价本书“是一本很有教益的汇编，集聚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众多观点——这对于在科学上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拓展思路

来说，极有裨益”。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其本身的特点，论文作者均持有下述观点：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文化学科作为学科要积极地投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去。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学院是德国研究气候文化的重镇，该学院院长克劳斯·勒格维教授是德国气候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创始人。在这里也要提一下该学院的所在地埃森。埃森是德国传统煤钢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最大工业中心，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公司的发祥地，曾经是德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在鲁尔地区开展了一个名为“埃姆舍园区”的规模宏大的综合治理工程。联系到这以后在欧洲出现的一系列地区整治工程，如波兰卡托维兹周围褐煤区复兴工程、意大利威尼托地区整治工程等，不能不说鲁尔地区的埃姆舍园区是地区综合治理工程的一个先驱。应当说，这部论文集形成在埃森的一家研究机构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增加：最初自然产生的温室效应为一个外加的（人为的）温室效应所加强。后者的成因即是温室气体（主要为二氧化碳，还有氟氯烃、甲烷、臭氧和氧化亚氮等）的排放。故而，这个外加的人为温室效应实为由人引起的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的根源。由于气候变暖，导致一系列恶果：海平面上升、潮位上升、雨林遭毁、冰川融化（甚至连格陵兰冰盖也在融化——倘若该冰盖全部融化，将抬高全球海平面7米）、加剧的干旱和洪涝、变化的降雨模式、极端天气事件、大陆和土地面积减少、疾病和瘟疫急剧增加、巨大的国民经济损失等等。这样，由人引起的气候变化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转而反对人自身。气候变暖会导致社会灾难、社会制度崩溃、内战和种族屠杀。贝克在本书《变化的气候》一文中把“气候变化”列为三大全球风险之

首，排序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

既然气候变化由人引起，人又是这种气候变化后果的承受者，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又是第一大全球风险，故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科学要投入到“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去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举一个小例子，汽车减排，从技术上讲，你可以装上一个高效的尾气净化器；然而如何用车、用什么车在社会上又与名声、塑造自我形象等相联系，这又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如同韦伯早在 1905 年所预言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出决定，它决定投生在这一驱动装置中的一切个体的生活方式，用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强力方式，也许将继续作出这样的命运决定，直到最后一公担化石燃料变红了起来。”这表明，在这种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文化方式下，一方面肆意掠夺自然资源，连最后一公担燃料也烧了起来；另一方面，在燃烧化石能量载体时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温室气体，从而导致气候变暖。按照海德布林克的说法，“要对巨量耗用自然资源和工具般地对待环境负责的，首先当推由文化铸就的行为理由。这些文化理由是由价值取向、准则和生活观念所组成的混合物，它们对社会演化过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尽管德国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文化学科的学者已就气候变化的研究做出了成果，但本书主编仍认为：就总体而言，德国上述学科的学者仍然处在因个人原因对此表现出兴趣、而从专业本身看仍按兵不动的状况；气候变化仍然保持为在自然科学范围内研究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将给德国国内和国外的人们以开拓性的启示。

▶▶▶ 目录

译者序：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 / 1

气候文化

哈拉尔德·韦尔策尔 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
达娜·吉泽克 / 1

人文科学忘掉将来了吗？

米夏埃尔·哈格纳 / 15

变化的气候

——绿色现代社会如何成为可能
乌尔里希·贝克 / 29

文化变迁

——气候变化的文化应对
卢德格尔·海德布林克 / 47

全球结构适应：在全球系统边际的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

迪尔克·梅斯纳 / 63

气候变化：地球拓扑同一性的终结

比格尔·P. 普里达特 / 81

随着气候灾难向何处去？

拉尔斯·克劳森 / 99

作为分担问题的气候责任

迪特尔·比恩巴赫尔 / 115

个人的环境行为

——问题、机遇与多样性

安德烈阿斯·恩斯特 / 133

并非这里，并非现在，并非是我

——对一个严肃问题含有象征意义的探讨

乌多·库卡尔茨 / 151

在气候文化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作用范围内的建筑和城市建设

贝尔恩德·洪格尔 维尔纳·维尔肯斯 / 167

城市治理与气候保护

乌尔里希·巴蒂斯 / 185

“政治就是命运”

——公元前 50 年关于全球变暖的哲学书斋对话

托马斯·施尔恩 / 197

巴黎的桃子

——有关法国西南部气候文化的一篇散文

尼尔斯·明克马尔 / 221

词汇与相关事件的内在联系

——关于“失败者”概念的思考

英果·舒尔策 / 233



从气候到社会：21 世纪的气候史

弗朗茨·毛厄斯哈根 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尔 / 257

历史的气候：四个论点

迪佩什·查克拉巴提 / 287

气候文化

哈拉尔德·韦尔策尔*

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

达娜·吉泽克***

一、气候变化——未予阐述的文化变迁

2007年年初，联合国环境委员会的三个报告使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这些报告表明，倘若世人仍完全像过去那样对待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气候系统或迟或早终将崩溃。然而，科学家预告的一切所引起的激动并未持续很久，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很快就弄清楚了：气候变暖的后果在全球表现状况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南方国家未来将遭受干旱、水灾、土地毁损等灾害；而北方的富裕国家只要对环境技术上积极投入，就会在旅游、

* 哈拉尔德·韦尔策尔 (Harald Welzer)，教授、博士，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跨学科记忆研究中心主任，在维滕-赫尔德克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

** 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 (Hans-Georg Soeffner)，退休教授、博士，在康斯坦茨大学起教授普通社会学，为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研究员和理事会理事，自2007年起任德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 达娜·吉泽克 (Dana Giesecke)，社会学硕士，埃森文化科学学院 (KWI) 德国社会学协会 (DGS) 办事处负责人。

农业和工业诸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坏消息，故而最初虽引起人们的忐忑不安，却因为这些问题一如既往地纳入人们认识、解决问题（或曰束之高阁）方法的通常框架范围内，而使这种心情大大得以缓解。无论如何，随着 2008、2009 年出现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这一议题最终被挤到舆论关注的次要位置上。今天，人们则可以作出如下判断：问题意识加强了，而改变的意愿则仍然踟蹰不前。这一对舆论界并不陌生的说法，首先要归结于：就未来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基础而言，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广度尚有待确定。看来，大多数人仍一如既往地认为，西方生活方式那种无所顾忌地利用、耗费外部资源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的。而在这一背景下，世人在 20 年内，仍可像今天那样沉湎于相同的消费文化和消遣文化而确保无虞。

而气候变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被低估、迄今甚至是远远未被认识的社会危险——在现今，人们甚至还没有搞明白：从根本上来说，民主社会在被逼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开始去扭转、消解这种危险（抑或适应这种后果）。这涉及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资源短缺和排放增加的双重压力之下；也应提到世代间公平这样的颇能引起冲突的问题以及诸如资源竞争问题和由此相联系的安全问题。

也许会呈现这样的场景：在对气候变化不加阻止的情况下，人类没有计划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会使自己拥有这样的负能量，这种负能量使数十年、数百年形成的认识、理解、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跟在它后面亦步亦趋。将全球遭到的威胁限定在适当范围内这样的能力远远缺失，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再如，人们对于暴力后果普遍存在的麻木不仁，须知：这些暴力是与气

候变化在实际上和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而从国际的视角观察，不相一致的利益基础当然会反对坚决抑制气温升高的共同行动（即使是其中期计划）。新兴工业国家急起直追的工业化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对能源持续不断的饥渴，和在全球推广的将增长和资源消耗奉为圭臬的社会模式，均使得到在这个世纪中期达到把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成为一个非常不现实的目标。而这种展望仅仅是对事物进行过程的一种直线观察，导致社会气候后果加速形成和使暴力升级的自动催化进程尚不在考察范围以内。

在地球物理学的层面上，可能出现的非线性过程将大大激化气候问题。譬如由于永久冻土带的融化而使巨量的甲烷释出，倘若森林毁损或者海水过酸并达到一个危机的临界点，从而产生无法预料的多米诺效应，这就将因此而影响气候。如若由于对原料的贪欲而引起冲突，就会由此产生移民运动的后果，而边境冲突和海盗活动将大大增加。这一切又会导致国内甚至相关国家间发生的、无法预料的暴力争斗。社会进程的逻辑并非是直线进行的；这也适用于气候变化的后果。在人类暴力史中，并未表明：一个时期的和平会意味着持续稳定的社会状况；而以往的历史也证明了：大量使用暴力总是一种先行被考虑的行动选择。

当前全球力量对比关系变化呈现的是一种非对称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像描述战争那样加以概括：它的原因在于气候变化，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导致无休无止的暴力。由于社会没有应对最为严峻的气候后果那样的可能性，故而在21世纪的进程中，人口迁移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进行，而把移入流亡者看成是一种威胁的那些社会就会采取极端的解决措施。从原则上说，下述情况违反了我们的常识：一个用自然科学描述的现象

如气候变暖却会包含社会灾难、社会制度崩溃、内战和种族屠杀。这不需要超前的想象力，只要看看当前与环境相关联的暴力冲突和大大加强的防卫措施就完全能说明问题了。

尽管如此，迄今仍然把气候变化当作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加以考察的一种现象。而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文化学科的同仁中虽有人会对全球变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而从专业上看却仍按兵不动。气象学家、海洋学家、考古学家和冰川学家却以少见的一致不仅证明了全球平均气温提高了；而且还证明了，人类的排放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种气温的上升负责（有的甚至在数十年前就这样做了）。问题的纠结之处在于：今天所呈现的问题原因，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而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是根本无法予以揭示的。使情况更为复杂的事实是：人们在现今所采取的干预战略，一方面在其当时无法预见行动的后果，另一方面在今天则是极其没有把握故而只能把可能取得的成绩推到遥远的将来。从时间上看，从行动到取得行动后果要历经数代人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只能依靠科学的描述加以体察。行动的成果光靠人的感觉是几乎无法感知的。这样，否认问题的存在，或者把解决问题的尝试推到没有边际的“以后”，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了。

物质和制度的基础结构，如同精神气质那样是惰性十足的。改变它们堪可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样的任务相媲美。另外，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要求使得他们进入后碳时代会充满荆棘。在世界一个地区减少了排放，而另一地区则由于经济的发展而排放增加更甚。基于这样的理由，尽管有京都议定书，每一年排放量的统计均表明数字在年年增加；而每一年要花更多的力气来用于减少全球的排放量。在人类影响的气候变化中，要提到在阿诺尔德·格伦意义上的“第

一结论”概念，这是因为，之所以一开始就说人们对问题认知和解决尝试的传统报告范围提出过高要求，就在于就许多方面而言在这里完全是没有主次顺序的。尽管如此，气候变暖的后果终将极大地改变生存和存活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非常清楚。这虽说发生在地区极为不同的群体里，却在任何情况下伴随非常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结论。人们在考虑，就民主制度而言，因人而产生的气候变化究竟有何种影响。而在时间先后上可以预计的因果链条的断裂，对于政治意识的发展，对于政治决断来说究竟将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还要问：在这一混乱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对待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社会后果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在今天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解决办法、政治决断，过了几年之后又被认为是确实可行的，这又是怎样的办法和决断？

当然，具体形式不断变化的地球和气候体系将来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因而在地球上究竟平均温度上升了2摄氏度、4摄氏度、8摄氏度，抑或温度下降了，对它们来说就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作为这样的过程，演变就如此这般“在价值上保持中立”的状况下进行着。它对于改变抱完全无动于衷的态度。只有在设定明确显著的时间（它能将当前与过去和将来相区别）的方法出现的情况下，才得以区分不变的现实、当前在实际行动中正予以解决的事情、将来所希望或害怕的事情：即区别实在和应在。前人类时期的演进不认同这种区别。它并不拥有、而且不需要伦理学：一头狮子扑杀羚羊，谈不上是凶手；而沼气使野牛群窒息也不是气候罪行。相反，对于人类所引起的苦难和死亡，就并非是没有价值判断的。

人是一种样态：一方面他自己知道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定性为“自然的人为之作”（赫尔穆特·普勒